

郭潜：蜕变为特务头子的无耻叛徒（上）

◆ 金志宇

叛变者:郭潜

1932年3月,郭潜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团成员,由中央苏区前往湘鄂赣苏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的“左”倾纲领,参与改组中共湘鄂赣省委,被任命为少共临时省委书记,这也是他成为领导干部之始。同年9月,在少共湘鄂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郭潜正式当选书记。郭潜前往湘鄂赣苏区即是受命推行“左”倾路线的,在工作中他自然是身体力行,在少共代表大会上即提出到当年年底全省扩大团员到十二万名的目标,但最后实际上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第二年,郭潜被调回中央苏区,担任了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长征开始后,他又被派到红三军团担任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随军长征,主要从事宣传工作。但据和他一起工作的罗明回忆,“郭潜怕死”,原来部队在到达娄山关时,敌机飞来轰炸,罗明和胡耀邦一起组织人员收拾暴露目标的宣传品,两人都被弹片击伤,同样是负责人的郭潜却是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跑得无影无踪,把自己携带的宣传品丢得满地都是。

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郭潜被派到地方工作。不久,张国焘因与中央就下一步行动方向发生分歧,意图以武力胁迫中央,从而导致了红军的分裂,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张国焘则另立中央。郭潜未随中央红军北上,担任了张国焘把持下的中央机关刊物《干部必读》的总编。

1936年7月,经从苏联归国的

中共叛徒中,投敌后做特务的很多,如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被安置在军统局,做了戴笠手下的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在数十年的国共斗争中,安排中共叛徒做特务,也是国民党方面的常用手法。

这些做了特务的叛徒,在特务机关里或高或低都有一定的职务,但真正在军统、中统系统中做特务做到首脑级别的叛徒,唯有曾任中共南委组织部长的郭潜。

张浩做工作,张国焘同意取消自立的党中央,并经中央同意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郭潜也进一步受到重用,被张国焘任命为西北局秘书长,并兼任了甘肃省工委宣传部长。不久,长征结束,郭潜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在抗大兼任政治教员,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在此期间,郭潜曾负责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

1938年1月,中央抽调郭潜在内的一百多名干部随同张云逸前往时在南昌的新四军,并以新四军军部为掩护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郭潜担任了东南分局秘书长。不久后,东南分局撤离南昌,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江西省委,郭潜先后任省委秘书长、书记。

1940年,按照中央决定,江西省委隶属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领导。一年后,郭潜调任南委组织部长,由福建调来谢育才接替他的工作。当1941年7月,谢育才到达江西省委



■ 位于大埔县枫朗镇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旧址

所在地安福山时,发现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除赣西南特委之外,都遭到了破坏,省委机关也不健全,但在此前郭潜给中央和南委的报告中,并没真实全面地反映这样的情况。谢育才预感不好,立刻向南委发电报告这些问题。南委复电,让他回南委汇报情况。抗战中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破坏最为严重的“南委事件”由此开始。

谢育才在交通员带领下途经吉安时,被早已叛变的交通员出卖给了中统特务,特务循线索捕了江西省委军事部长颜福华,颜福华叛变,导致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两千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两千多名农村党员被强制训管。由于特务封锁消息,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南委对江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毫不知情。1942年4月,南委给谢育才发来密信,让他5月中旬到广东曲江与郭潜见面汇报工作。但信件被特务截获,特务拟胁迫谢育才一同前往诱捕郭潜,谢育才意识到南委面临的危险,连夜逃走,历尽艰辛,行程一千多

里,于5月22日到达南委所在地,向组织报警。

此时的郭潜,刚从桂林领取上级组织汇来的十万元经费返回,已经到达曲江。南委在接到谢育才报警后,在5月24日给郭潜发了让他撤离的电报,但郭潜完全丧失警惕,收到电报后没能及时把密码译出。5月26日,他被中统特务逮捕。面对特务的突击审讯,郭潜提出三个条件,一是从桂林领回的南委经费给他一万元(后来他实际拿了三万元),二是公开叛徒面目,三是保证人身安全。中统特务知道南委组织部长的位置非常关键,一旦策反成功,将会对南委地下党组织予以重创,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郭潜随即叛变。

叛变当晚,郭潜就带着特务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28日晨,郭潜译出了南委要他撤退的电报,中统特务们据此认为南委已有准备,再破坏已不大可能。郭潜却说,抓紧去还有可能。于是,郭潜带着特务于5月30日赶到乐昌,把由香港撤退回

来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逮捕。随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南委机关所在地大埔,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后牺牲)和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一批党员。在破坏南委机关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广西,破坏了广西的地下党组织。特务们还派郭潜去诱降廖承志。郭潜走进廖承志的囚室,刚一开口,廖承志就愤怒斥责:“叛徒,可耻,你不配跟我谈,滚!滚!滚!”郭潜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从此,郭潜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大特务:郭乾辉

在完成了对南委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并恢复使用本名“郭乾辉”。

当时,中统局由徐恩曾负责。徐恩曾非常注重对中共的渗透工作,在中统局内成立了一个分化瓦解委员会。郭潜做了特务后,徐恩曾给他一个专员的名义,并让他做了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死心塌地做特务的郭潜得到这个职务,受宠若惊,非常卖力地工作起来。他挖空心思地编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宣称这个所谓的非常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制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其实宣言不过是郭潜闭门造车、熬了几个通宵编造出来的东西,但徐恩曾对此非常满意,认为是对中共开展心理作战的佳作,于是派了很多特务在重庆、贵阳、西安乃至陕甘宁边区附近散布这个宣言,企图造成中共内部的混乱。结果这个谣言毫无影响力,中共没有理睬,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反应。

海军司令刘华清

施昌学



舰长、舰长,到编队指挥员,一步一步锻炼成长。20年后,就可以从他们中间挑选中国航母需要的第一代指挥员。

“这个班人不在多,10个足矣。”刘华清嘱咐两位部长,“关键是综合素质过硬、年轻,要优中选优,百里挑一!”

7月中旬,经过逐级考核筛选和文化考试合格后确定的10名飞行员舰长班学员名单,送到刘华清案头:他们中间,既有歼击机飞行员,也有轰炸机飞行员,还有直升机飞行员和飞行教官。不仅军政双优,而且除一人生于50年代中后期,其余均为“60后”。

刘华清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当即批准了这份飞行员舰长班学员名单。

9月上旬,当中国海军首届“飞行员舰长班”在广州舰艇学院开办的消息通过媒体报道后,迅速引起海外舆论高度关注。西方军事分析专家普遍预测,中国正在启动航母研制工程,并将在21世纪初实现百年航母梦。于是,“飞行员舰长班”被境外媒体直接解读为“航母舰长班”。

“他的这个设想深深鼓舞了后来人。”时隔24年之后,共和国第四任海军司令员张连忠上将,在撰文缅怀被其尊为“良师益友”的刘华清时,首度公开证实:“海军广州舰艇学院专门举办飞行员舰长班,目的就是为将来的中国航空母舰培养舰长。”

刘华清毫不怀疑,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20多年后如期建成服役的话,它的首任舰长,乃至航母编队司令,将从他们中间遴选产生并获得任命!

时间是公正的,它将为刘华清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作出客观的历史见证。就在首届“飞行员舰长班”紧锣密鼓筹办之时,由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组织承办的“发展航母研讨会”,也经刘华清批准,分别于当年5月和8月在北京举行。以此为标志,中国航母论证正式全面展开。

1987年,刘华清在海军精心策划并激情导演的这出“航母连续剧”,及其在军委总部和社会各界产生的热议与纷争,不可能不引起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高度关注。他再次把赞许的眼光投向了这位老成练达、智谋超群的老部下。

22.将来有啥打算

既然说到这个份上,杏花大嬷也只好答应了。然而,只有她自己晓得,打从老东家信托她的那一刻起,仿佛鬼魂附了身,仿佛有个声音在说:“苍天有眼,运道来了!城墙挡不住!我到上海十几年为了什么?如今匣子落到了我手中,这么一大笔横财,几辈子也吃不完,用不尽……”

此刻,在N楼工房门外的甬道上,祖堃已帮弟弟搭好了帆布床,祖鸿就睡在这张帆布床上。甬道连着没遮没拦的阳台,偏偏遇到倒春寒非常冷,只好多加些被褥,忍一忍了。祖堃万分过意不去。门里,娇鹏安顿好了儿子,躺在床上结着绒线。祖堃望着天花板半天没吱声,一开口,便一本正经叮嘱妻子:“我可得先跟你打预防针。你待我差点差点都绷紧,待祖鸿一定要好;只要我们家里有吃的用的,全部拿出来让他吃,让他用,吝啬不得。我只有一个阿弟,现在住一起了,无论如何要待他好点……将来给他寻一个老婆,成个家,我当阿哥的也尽到责任了。”还拍胸脯说,反正自己赚得动,养他一个总养得起。娇鹏不乐意了,咕哝一句:“你这么说我懂了,这些年钞票不都寄到乡下去的?”祖堃承认妻子说的都是事实,还一个劲唠叨着“可怜他从小没爹没娘,吃过多少苦!”娇鹏笑言:“吃苦吃苦,哪像你一直挂在嘴上!婆婆妈妈。”

夫妻俩你一言、我一句,还说着私密的话……娇鹏提醒丈夫小点声,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祖堃却说:“他还小,懂点啥啦?”正说着,窗外、门外不时传来西北风呜咽声,祖堃放心不下,便拿一条厚棉被,悄悄开门出去。

祖鸿一直无法入睡,偏偏门里面声响一连接一阵灌入耳鼓。蓦地电灯亮了,他一阵慌乱,将被子蒙住了头。哥哥夹了一条棉被出来,边自语着帮弟弟盖上,还将空隙处用绒线衫塞紧。从阳台投射过来的霓虹,红红绿绿涂了一床,他心里有些迷乱,也不知睡了多久,早上忽被下面弄堂里倒马桶声、寻相骂声吵醒了。他听不懂上海话,正摸不着头脑,只见哥哥又来了,抬起了掉落的一件

粗花呢大衣盖在他被子上,边俯身一连串地发问:“冷不冷?……还习惯么?”

由于超龄,无城市户口,没有学校肯收,祖堃念高中的事一拖再拖。结果,祖堃虚报了年龄,总算进入六十七中学的高中部当了插班生。拿到入学通知书,祖堃弟兄俩、娇鹏都很高兴,到老正兴去吃一顿。席上,祖堃大谈弟弟的学业、前程。菜是好菜,乳腐肉、炒肫肺、油爆虾、草头圈子,红油赤酱美味可口,可娇鹏筷子碰不得,一碰就翻胃。心想,上月刚给家慈断了奶,难道跟着就有了?这样灵光?她怕扫了他们弟兄俩的兴致,不料扭头一口喷出来。祖堃见了,在妻子耳畔笑问:“有阿二头了?”她嘴上没言语,暗里却瞅准了丈夫的鞋尖一踩,示意他别瞎讲。哪知,这双棕黄锃亮的皮鞋没错是她丈夫的,可今天出门时,却穿在了他兄弟的脚上。祖鸿被踩了一脚,马上往回缩,不知如何是好。不经意间,发现嫂子襟前常挂着的渍痕不见了。从刚才哥嫂一来一回的情形看,他可以肯定,自己是被误踩了。

祖堃见妻子不声不响,晓得她怕难为情不愿说,便又兴冲冲地问祖鸿:“等高中毕业了,将来有啥打算?”不料祖堃说:“早点寻份工作,赚钞票,这样哥哥嫂嫂就不用贴了。”祖堃深怪他:“眼光短浅,没出息。”可祖鸿却说:“我不想拖累你们家,一直吃白米饭。”祖堃恨兄弟胸无大志,忍不住说:“你想错了!阿哥为什么带你到上海?就为你前程着想,为你能出山!懂不懂?你要好好念书,将来考上大学。经济上不用你担心,阿哥养你!——好歹这点钞票还出得起!”祖鸿不忍违拗哥哥,这才表示要好好努力,将来上大学,祖堃高兴地说:“有志气就好!钞票勤担心,一天不工作,养你一天;一辈子不工作,养你一辈子!”

娇鹏听了连连冷笑。祖堃问:“难道我说错了?”她笑答:“那年我想出去找事做,你就说‘我养你’;现在祖鸿弟书还没念,就要他考大学,又要养他了。我问你:你养得起么?再说,要他横念书竖念书,有出息、有志气一大套,可你自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至今连英文也没考出,药剂师执照几时能拿到?烧大炉烧到几时?”祖堃贼忒兮兮地笑笑,说:“你又来了!不急不急,日子还长远呢!”

上海霓虹

徐策

